



春江知暖 狐先

明珠

红杏深花 / 菖蒲浅芽 / 看春时渐暖年华

梨花树桩 / 江河日下 / 看时光荏苒我仍

晋江人气经典佳作

原名《稚狐》引发万人空巷的狂热追捧

丽端
萧如瑟
联袂热推

引爆神仙文的潮流经典
戳进人心的温暖盛宴

春神狐之恋歌，荆棘密布的禁忌之爱
你与我的遇见究竟是尘世的一场风华
还是手间残余的那一指残沙？

现赠送
独家
万字番外



春江
狐先
知水
暖

一著
骊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江水暖狐先知 / 骊珠著.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46-0768-0

I. ①春… II. ①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0259 号

春江水暖狐先知

出版人: 田 辉

作 者: 骊 珠

责任编辑: 李 媛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ph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监 印: 傅崇桂

开 本: 16 开 (660×960)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6-0768-0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春江水暖狐先知

目录

Contents

引 沉江	1
遇狐 新桃	5
遇狐 鼠妖	10
遇狐 龙池	13
遇狐 鼠戏	16
遇狐 瑶瑶	18
遇狐 鬼胎	23
遇狐 鼠嫁	27
前传 诞生	31
神异 雨天	36
神异 赤焰	39
神异 邪术	42



神异	斗法	45
神异	通玄	50
神异	典籍	54
神异	封印	57
转章		60
转章		63
童年	竹马	68
童年	森林	72
童年	星光	77
童年	鲩鱼	83
童年	花篮	88
童年	斗蛇	91
童年	游城	95
童年	隔阁	98
童年	烟火	100
童年	诡计	105
童年	诀别	108
转章		111
转章		119
前缘	初识	123



前缘	袖狐	126
前缘	佳果	130
前缘	寻亲	134
前缘	迷踪	139
前缘	饕餮	143
前缘	约定	146
驯狐	灵庙	149
驯狐	春牛	153
驯狐	黄泉	157
驯狐	花咒	162
驯狐	重生(上)	165
驯狐	重生(下)	168
终章	仙山已乘黄鹤去	173
片尾曲		176
番外	狐恋	180
第一章	游园	180
第二章	折梅	185
第三章	夜会	188
第四章	南岭	191



第五章	狐术-----	196
第六章	登仙-----	200
第七章	姻缘-----	203
第八章	七宿-----	205
第九章	梨溪-----	207
第十章	鸳侣-----	212
第十一章	永离-----	217
番外	屠龙-----	223
第一章	潜龙-----	223
第二章	入林-----	231
第三章	蜕变-----	235
第四章	屠龙-----	239
第五章	千年-----	245

引·沉江

十二月初七，五合吉日，宜嫁娶。

杭州城中钱塘王郡主出嫁的盛况自不消言说，外间村落却有另一番欢天喜地，喧嚣锣鼓。

这日雪后初晴，天气尚好。白玉桥下碧色幽暗，冰泉冷涩，让人生出冷冷寒意。

“句芒大人，我们回去吧！”一个童稚的声音催促着说。

悠闲看景的青衣少年答道：“不急，道德天尊的法会可啰唆了，你家玄冥没那么快脱身。”

若有人亲见这一幕，只怕会以为他着了什么魔魇，因为周遭明明只有他一人。少年年方十六七，眉目清秀，秀雅如莲，笑容里蕴涵着明朗的暖意。

立在他肩上的黑色小鸟闷闷地隐着身，因为被笑长得像寒鸦，怕惹人厌。

关塘也有一户嫁女，依本乡旧俗，喜轿由白玉桥出，再往镇东彩云桥去，乡里人爱用谐音，寓意新娘子弃了“一穷二白”，日后便要“财源滚滚”了。

桥面只有四五尺宽，空荡荡没有任何栏杆，最是简陋不过，勉强容得下轿子通行。

少年躲在高大的樟树后，失望地问：“翔舞，他们怎么不颠轿呢？”尤其在这危桥上，更适合捉弄新娘子了。

翔舞心里嘀咕，句芒大人就爱看热闹。它解释道：“大概新娘偷偷塞了钱给轿夫呢！”

很快轿子已到了桥中央，忽然几声惊呼，少年只觉轿门一抹红影一闪，直直地坠到河里去，连忙推开丛丛芦苇往下看。

河面漂起一件红色衣裳，来不及打几个转便被急流冲走了。桥上送亲队都惊恐万分，怎么只有嫁衣，新娘子哪儿去了？

只有少年独具神目，看到一团白影从衣裳中挣出，顺着水流潜游远遁。少年急急隐身追上，过了一会儿，白影似乎力气用尽，动作迟滞起来，四条腿一刨一刨地游得颇难看。

少年心念一动，河水该多冷啊，不由自主便伸手一指。翔舞慌得大叫：“你在做什



么？别……”

可是已经晚了，芦苇轻轻摇曳，河面恍如春风拂过，湍流变成了柔和的涟漪，连水色都忽然鲜绿清澈起来。

白影像是蓦地挣脱了绳索，利落地游向岸边。

两只尖尖的耳朵先出了水面，它小心观察了一下，见四周无“人”，才放心地爬上岸来，一瞬间，身上的水珠便全干了，雪白毛色，漆黑眼珠，憨态可掬，原来是一只小狐。

少年眼也不眨地望着那狐狸，翔舞却在旁边哇哇抗议：“句芒大人，你让河水变得这么暖！玄冥大人要被你连累了！”可它也只能乱扑翅膀白着急，句芒是司春之神，并没有滴水成冰的法力——那是司冬之神玄冥的专长。

少年飞上半空远远跟在小狐后面，它一路欢快地小跑，上了一座山，熟稔地穿过荆棘丛，最后停在一棵魁梧的野生梨树下。少年不禁嘴角含笑：“原来你的狐狸窝藏在这里啊？”

小狐狸绕着树下的一株茶花转了一圈，花枝上已打了数个大大的花骨朵儿。它仰起头对着其中一个吹了一口气。

少年脸色大变，只见那花骨朵慢慢撑开，鲜红的花瓣层层叠叠，黄蕊之上，有个比拇指大不了多少的小人儿轻快地跳着舞。

翔舞也睁大了眼，期期艾艾地说：“这个小花仙妹妹真漂亮。”但它立即便深悔自己嘴快。这种招引小花仙的法力本该句芒大人独有，不知什么原因他失去了，倒在一只妖狐身上发现？

咦……这妖狐很怪异啊，竟是一点儿妖气也没有。

小狐狸侧着头津津有味地欣赏，直到花仙一曲舞完，盈盈一拜，花瓣重新合上，恢复如故。它心满意足地抖了抖毛，身影一闪，霎时便消失在茶树后。

少年怅然望着那隐蔽极好的洞口，心里涌起许多念头。翔舞哀求道：“句芒大人，我们还是回昆仑吧。玄冥大人现在一定回来了，大家会担心你的。”

少年回过神，温柔地抚一下它的小脑袋：“好吧好吧。”

昆仑，淇川之湄。

婆婆的扶桑巨木像一把大伞，伸展出无数蜿蜒粗壮的枝干，句芒坐在离水面最近的分杈上，手中长长的柳枝不时轻点变幻不定的碧蓝水面，漾开一圈圈波纹。枝叶沙

沙作响，仿佛要挤向他身边，却又不敢打扰。

柳枝上有二十四个或麻或苎或丝扎编的彩结，代表一年节气，它是春神的身份象征。

“阿芒？”

从云端飞落的黑衣青年原本神色凝重，见了句芒脸上赫然如印的“百无聊赖”四个大字，不禁暗暗抽了抽嘴角，这让他冷峻沉默的侧脸看起来温和了许多。

他拿出一把润白如玉的钥匙，帮句芒解开右腕上异光流动的手镯。一瞬间，上面如血深红的古怪文字便消失无踪了。

这镯子名义上是西王母用来“管教”昆仑众神的，戴上了便不能施展神力，然而也要靠诸神自觉——他们想毁掉它并非难事。

玄冥刚从人界回来便听说句芒被罚面壁，也不回泰泽山，先去蘅洲向西王母求了钥匙来。

一解开封印，句芒的柳枝触碰的水面上立时便凝结如镜，幻化出一条河的影像来。

那是运河关塘支流，淡黄明媚的迎春花铺满了河岸，间有绿柳迎风，红桃吐艳，可惜少了蝶儿飞舞燕子呢喃，否则便是十足的初春美景了。

原来句芒那一指让此段河水骤然变暖，沿岸植物有所感应，顺应“天时”提早抽枝萌芽了。

句芒有点讶异地说：“你不是去把河水重新冻住吗？怎么……怎么还是这样？”说到末尾颇有点儿心虚。

“我没把握能把它们完整无伤地恢复到原样，就怕冻坏了，明年开春这里将变成死河。”玄冥一边说，一边稍微遏制身上的寒气，自他一来，方才还努力向句芒亲近的扶桑叶都忙不迭地躲得远远的。

句芒有点儿愧色，心想：以前的青帝太浩大人一定不会像我这样闯祸吧。我是不是又让大家失望了。

玄冥犹豫了一下，终于伸手拍拍他的肩：“人界最近很太平，虽然有点儿吓到，但也不至于引起恐慌，所以……没关系的。”他很想问为什么要把河水变暖，只是，既然阿芒消去了翔舞的记忆，那一定是不愿言明的了。

句芒感觉到玄冥出了乐游山界域，便把柳枝又往水中一点，水面混沌了一会儿，



渐渐幻化成另一幅图景。只见一只雪白的狐狸站在河岸边，右前爪小心翼翼地沾了沾水，然后便是一脸狐疑。

句芒不觉失笑，我这词用得不对，它本来就是狐狸啊。不过，现在才疑惑是不是太迟了点儿？原来是只笨狐狸。

它冥思苦想了一会儿也不得要领，便大方放弃了，闭上双眼，深呼吸了几次，好像即将有什么重大举措。句芒不禁俯身向前聚精会神地看着。一道银光闪过，狐狸竟然变成了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样，灵秀的眼睛，乖巧的莲腮，梳着可爱的双髻。狐狸对着河面扬扬得意地欣赏了一下自己的样子，复又变回原样跑开了。

它从草密林深处寻路，翻过两座小山，熟门熟路地潜进一个破敝的土地庙中。神台上有个半人高、缺胳膊、尘满面的土地爷泥塑，脏兮兮的帘幔后堆了许多铙钹锣鼓、烛台旧椅等杂物。狐狸身子一缩，藏在一个大鼓里。

咦？她想做什么？句芒大觉好玩，耐心地陪她一起等。

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个中年农妇走进庙来，她从篮子里拿了些糖糍粑、煎饼、腌豆角放在供桌碟子上，跪在地上低声念道：“观音菩萨，太上老君，四方八路列列众神，还有本镇土地公公……”她顿了一下，补上一个，“狐仙爷爷……信女张金凤，关塘镇人士，丈夫早死，几年前和大伯小叔子分家过活，是我不愿改嫁，就算分的田地最差，也要养大儿子。”

她越说越带悲声：“不知道为什么，每年春天人人都准时开耕，偏偏我的田里就会缺水，是我小心眼，和大伯他们吵过几次，他们不肯承认。现如今节气很怪，只怕要提早开耕……今天诚心献上糕点果品，都是孩子亲手做的，祈求各路神仙看在孩子的分上，保佑我家顺利开耕……”

她絮絮叨叨地说了好一通话，虔诚地拜了几拜才含泪离去。

又过了颇久，狐狸钻出大鼓，忽地变成女孩样，走到前边，左手一个糍粑，右手一个煎饼吃得高兴，那腌豆角只是嗅了嗅便不予理会了。

此时天色已暗，伸手不见五指，但从句芒的水幻镜中仍是看得一清二楚。狐狸出了土地庙，顺着农妇的气味找到了她的村庄。田上阡陌交通，甚是肥沃，有一片很突兀地干涸着，显然就是她的地了。

狐狸在附近迅速来回跑了几遍，这儿嗅嗅，那儿翻翻。人间农事也是句芒所司职责，他自然早已看出端倪了，几乎有点儿心痒想用个什么办法告诉这只笨狐狸。

狐狸努力了一阵也终于发现了水道堵塞的关键之处。她警惕地望了望四周，村里

人不舍得费灯油，到处漆黑一片，也没有人出来走动，便闪身换成人样，用一块尖利的大石头挖开堵塞处的淤泥。

看她大功告成，句芒也很替她欢喜。狐狸回了土地庙，把两碟糍粑、煎饼吃完，想了想，又从帘幔上撕了一块布，地上捡了块石灰石在布上歪歪扭扭地画道：“张氏金凤，水道已开，非关亲友事，勿生误会。”她把布翻过背面，压在煎饼碟子下。

那庙裂开的屋顶上漏下些月光，疏疏如残雪，照着她脸上淡淡的笑容。

句芒心里好像被什么轻轻拨动了一下，她是不是经常做这种事呢，否则那人也不会特地加上个“狐仙爷爷”了。这狐狸可真有趣得紧啊！

遇狐·新桃

句芒隐在云头俯瞰杭州城，端的是巷巷绮罗，彩灯高悬，穿红褂子的小童点着爆竹玩乐戏耍，街市中人影憧憧，纷纷茫茫。

他看得有点儿出神，这便是人间烟火气吗？虽则年年岁岁花相似，却还是一心渴盼新年，不像我们，几千年也只当烟云一瞬，不悲不喜。

而地上的人们完全不知道，有一束灿若流星的光滑落在城市的空中。

句芒四处绕了一会儿，暗想：吴越之地向有民殷物庶的美誉，如今看来倒是不虚。正昂首阔步行走间，忽见前面一小童惊恐地瞪着他，继而哇哇大哭起来，小童的爹连忙将小童抱起，甩下几个恶狠狠的眼神，仿佛就要一脚踹来。他只得低了头，讪讪走远。

句芒寻了一口井，立在井沿上望了望，嗯……毛色肃黑，虎齿豹爪，目狭长而带凶光，真不该参照晏殊的样子变身，难怪会吓到小童。

过了觅渡桥，繁华之气一扫而净，泥墙黑瓦，虽简陋，却是新近修葺。一棵歪脖子老树下围着许多人，句芒一眼便瞧见了被挤出人群外、费力地探着头的狐狸。

听那里正大声说道：“大家别杵这儿了，赶紧回家写春联去，没红纸的也得刷白了墙写上去！想想是谁给你掏钱补屋顶的，小王爷要来微服私访，咱们该觉脸上有光才是！”

一个人搭嘴道：“据说原本郡主出了阁，小王爷就要立刻赶回金陵的，因为关塘闹什么狐狸仙，竟好奇留下来了，那还不把杭州翻个遍？”



众人听到“狐仙”二字脸色都变了：“只怕是真的！不是有人嚷嚷捡到狐狸毛了吗？”

句芒斜眼看那小姑娘，她有点紧张地搓了搓手。

又有人说：“不是也闹过新娘投河吗？那姑娘本要嫁同村财主做填房的，几天之后，竟有人在湖州见到她，和个小伙私奔了。财主自然不肯要她了，姑娘的爹也只好认了女婿。大家追问姑娘投河的又是谁，她居然一问三不知，只说去土地庙哭过，出嫁前一天，桌子上不知怎的画了好些画儿，教她怎么逃、怎么走。她按着那指点果然连夜走了，那之后的事就再知道了。”

“抬轿子的也说收了新娘不少铜钱，哪知才过一天，全变石头了！”

许多人都是头一次听到这传闻，更显惊恐。小姑娘却是侧过身嗤嗤地笑。

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可见这狐仙只是想帮人，没什么好怕的。”

“关塘人还把狐狸毛当宝呢，一两银子都不肯卖，瞧一眼都不成。”

小姑娘不由得一缩肩，暗暗吐了吐舌头，悄悄走开。

句芒远远跟在后面，越走越偏僻，最后见她进了一个断壁颓垣的荒凉古宅中。

梨雪(狐狸)进去一会儿便听见门上有抓挠声，在僻静中几乎吓她一跳。开门一看，原来是一条棕毛小狗，圆眼睛水灵灵的，爱煞人。

“你……你也要进来？我可没吃的喂你啊。”

小狗连连点头。梨雪(狐狸)只好把小狗抱在怀里，一起进去。庭院里秋草满地，苍苔没阶，只怕很久都没人来过了，但那布局、亭楼、转廊，灰败中仍透着大家气派。

小池塘泉水清冽，映着夕阳泛起金色粼光。狐狸折了一艘纸船，点着一支蜡烛，放船漂在水面上。

—“人”“狗”并排坐在岸边，她对着小船念道：“娘，对不起，有几年没回来了。不过，梨雪一直很努力修行，总有一天能上天入地，找到爹和你。”

原来是叫梨雪啊，她的眼睛亮亮的，安静得不似以前的活泼样。小狗(句芒)差点儿想上前蹭蹭她的手。

等了一会儿，她大大“唉”了一声：“小王爷应该不敢到我这闹鬼的宅子来吧？春联要怎么写才好呢？”

她摸了摸小狗(句芒)的头，再抱起他：“走，咱们到外头瞧瞧别人怎么写。”

句芒挣扎了一会儿也挣不出来，冬天太阳落得早，梨雪像是怕冷，把他越拥越紧。句芒心里大是后悔，又觉尴尬，果然还是该变强壮一点的，像这样成何体统啊！

人们听了里正的吩咐，果然都在门上写了春联，大部分脱不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之类，偶尔也有些别致的，梨雪便指给写对子的人看：“清风掌中握，爽气满襟怀。这是扇子店嘛！”

“雨过天青千古色，花留水彩四时春……嗯，这个难不成是卖瓷碗的？”

“理世上万里青丝，创人间头等事业。哈哈，一定是剃头师傅了！”

句芒很想回应她，苦于不方便说人话，又不愿“汪汪”叫，只得作罢。

笑看了半日终于肯折返回家。半路上，只见一间破屋前，一位老爹蹲在地上抽着闷烟，愁容满面，一个小童倚在门边吃着热腾腾的年糕。

梨雪眨眨眼，上前问道：“老伯，你怎么还不写对子呢？”

老爹见她生得玉雪如琢，虽不知是哪家小孩，也长叹一声答道：“我做的行当比不得别人，说出去也难为情。写对子的人还没想好怎么下笔呢。”

梨雪问：“你到底是什么行当？”

老爹闷闷地说：“我就是那阉猪家的……”

梨雪几乎要掩嘴笑，难怪写对子的想不出来，这行当可不好“抬举”啊。她挠挠头作思索样，句芒心想：人都想不出来的事情还能让你一只小狐狸想出来吗？

哪知道她很快便有答案：“老爹，你就写个‘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不就成啦？”

老爹张大了嘴，好一阵才反应过来：“这这这对子很好啊。”拔腿就想跑去找人给写出来，只是想起这小姑娘方才一个劲儿地瞧着小伢儿的年糕看呢，便先冲进家里，包了一大块出来，感激地塞到她手中。

梨雪早把句芒扔在地上，满脸堆笑地接过。

若不是有神光护体，只怕这便是句芒有“生”以来第一次摔跤了。

梨雪却在前面跑，笑着叫：“快回家，咱们有吃的了。”

到了家，梨雪捡石头搭了个灶，破瓦煲装满水，怀里摸出一枚玉玦样的石头，用丝线系了放入水中。句芒躲得老远，不想被她生火的烟熏到，哪知她只伸手轻轻一扇，火苗便点起来了。

不久，煲里飘出阵阵酒香，掺杂着梨花浅淡的甜味。句芒不知不觉越走越前，梨雪噗嗤一笑道：“你这小狗也爱喝酒不成？算你有口福了，我这酒有名叫做梨花酿，天下只此一坛。”

墙上现出些模糊的黑影，探头探脑，梨雪挥手叫：“快来快来，酒煮好了！”



她在句芒和各团黑影跟前摆了杯子、碟子，分了年糕，端着主人的架势劝酒。其实不用她劝，一阵妖风刮过，所有黑影的杯碟都空空如也了，影子的轮廓渐渐清晰，却是一只黑猫、一只刺猬和一只穿山甲。

那猫埋怨道：“你怎么才来，我们都快魂飞魄散了。”

刺猬和穿山甲似乎不会说话，只猛地点头。

“我找到一个好地方修炼去了呀，不觉得这回的酒更厉害了吗？”

黑猫打了个饱嗝，不以为然地说：“还行。”

梨雪笑道：“谢谢你们一直帮我看家。”

句芒恍然：所谓鬼宅，大概就是他们佯装鬼吓人吓出来的名声吧？这块地倒算得上是一处灵穴，能汇聚天地灵气、日月精华，再加上含了法力的酒，难怪这三只动物的一点精魂能延续下来。

他们酒足饭饱后便告辞离开。梨雪继续对犬小酌，过了一会儿，忽然“呀”了一声：“春联！我知道怎么写了！”摇摇晃晃跑去摘了两片芭蕉枯叶变成红纸，手指用力画下，所到之处便现出饱满的墨迹：“万物不如酒，四时唯爱春。”虽然略显稚嫩，却不失为端正道劲。

句芒望着那春联有点儿发愣：“四时唯爱春……吗？”

梨雪兴高采烈地冲出去把春联贴好，回来又多喝了几杯，脸上已漾起红晕，眼睛也不大能聚焦了。她迷迷糊糊地说：“嗯……好像醪玉煮太久了……”话音未落，便轰然倒在草地上。

句芒连忙趁她看不见，将酒凌空一吸而尽——狐狸根本就忘了小狗怎能用杯子喝——他才不要用“舔”的呢，所以刚才只好干瞪眼。

人间的酒确实浓郁得馋人，不似仙界的一味素淡纯清，至于神界昆仑，那根本就没有酒。

梨雪已经沉沉入睡，胸口微微起伏着。句芒过去踢了踢她：“哎，醒醒，狐狸尾巴露出来啦。”

她毫无知觉，毛茸茸的大尾巴在暗夜里仍是白得耀眼。忽然间，无数微小的萤火之光从四面八方飘来，绕着她飞舞流动。句芒站开些许，以免影响她吸收灵穴的灵气。

梨雪在梦中，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在秋千架上玩耍，下面好多小孩的叫声，在数“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秋千越荡越高，风在耳边呼呼地吹，好像有点儿冷。就这么一恍神，手上一滑，身体就被抛了出去。

隐约听到屋檐下娘惊恐的声音。同时，小孩此起彼伏尖利的叫声：“狐狸！妖怪啊——”

是的，她看见了，她看见自己变成了狐狸——不，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狐狸，我不要变成狐狸……

她挣扎了一下，蒙眬中感觉有一双手把她抱住，再不觉得寒冷了，她不禁把头往他怀里蹭了蹭。他不是娘，但是，她再不用摔下去，被那些孩子扔石头和咒骂，自己终于稍微安心下来了。

句芒把她轻轻放在床上，盖上棉被。他不知道这棉被是否有用，因为那大概是她用干草变的。她刚才眉头紧皱，不知道梦见什么了？

他不禁用手抚了抚她的额头。

“嗤……”半空中有人刺耳地笑了一声。

句芒抬头，一个打扮得和自己一样“年轻”的老家伙坐在屋梁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

“青彰！”

有着明亮双眼的俊朗少年笑着说：“亲一下她额头就能知道她梦见什么了。”

句芒对他怒目而视：“少骗人了。”

少年无所谓地说：“信不信由你。是谁教你这么多人间的事，一转眼就忘了，真是！”他轻盈地跳下来，对着梨雪端详了一阵：“噢？道行一般吧……”

句芒干脆飞出窗外，他果然追着出来说：“西王母派你去灵山佛法会，大家到处找不到你！”

“为什么总派我去这里、去那里，又不见你们去？！”句芒愤愤道。

青彰笑容滞住，静了一会儿才解释道：“这回我和玄冥也去。”话说到一半，句芒已转身，在屋外布了一个界域，它能阻隔任何妖魔鬼怪，明天太阳升起时也会自动撤去。

青彰又笑：“你确定这只狐狸的酒量能一早醒来？”

句芒心里有点儿冒火，却还是重复了一次，让界域到次日中午才消散。

佛法会，又闷又冗长，不知道何时才能脱身。他也不等青彰，自己飞上云空往西而去。青彰不紧不慢地跟在他后面。

飞过杭州城上空，青彰忽然犹豫起来，透过云层往下看。句芒感觉到他停下了，便





转身问：“怎么了？”

青彰神情专注，喃喃地说：“好像……有王气……”

句芒想了想：“那大概是因为钱塘王嗣子在这里。”

青彰若有所思了一会儿，才又起程。

他们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小王爷微服出游，恰巧见到了阉猪豕家的春联，左思右想了半天也猜不出来，敲门问了答案，立刻笑得打跌，还叫随从赏了二十两银子。

这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到后来竟演变成遇仙、遇狐、遇鬼各色版本，让大家津津乐道，传颂千古……

遇狐·鼠妖

梨雪果然睡到日上三竿才悠悠醒来，身上暖呼呼的，伸手一拨，却只抓到几根稻秆。“糟糕，我喝醉了！”她连忙起身，把尾巴妥当地隐了，再推开稻草，不见小狗的踪影，不禁忧心起来：去哪儿了，大冷天的可别冻坏了。想到此又一愣，窗外枯黄的竹子被吹得弯倒，却没有一丝风刮进这裂墙漏瓦的房子来。

“我怎么会好好地睡在床上的？”

然而，她也只纳闷了一会儿便自我解嘲道：“这个……定是因为我酒品变好了吧。”

不管怎么说，有了小狗的陪伴，自己总算不是孤独冷清地度过除夕夜。

今天是元日，辰时利出行，街上必定已经人山人海了。梨雪急急洗漱了准备到城里玩耍去。吱呀一声推开大门，台阶下竟开了几簇比指甲还玲珑的小花，忍不住摘下几朵插在发髻上。

走了一阵，忽觉有点儿不对，便悄然躲在一块大石头后。光天化日之下，乱草丛中，十几只硕鼠排成一小队慢慢爬过——皆因每只都拖着一大袋东西，故此行动迟缓艰辛，走过的地方不时漏下几粒白米、枣子、瓜子之类。

队首的老鼠胡须有些灰白，直累得停下喘气，后面老鼠七嘴八舌地说：“歇一会儿吧，爷爷。”

梨雪咋舌：“会说话的老鼠！”可能因自身亦是“会说话的狐狸”，倒不觉太过意外。